

纪念 茅盾 诞辰 120 周年论文集

中国茅盾研究会 编



纪念 茅盾 诞辰 120 周年论文集

中国茅盾研究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茅盾诞辰 120 周年论文集/杨扬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675 - 8260 - 6

I. ①纪… II. ①杨… III. ①茅盾(1896—1981)—文学研究—文集 ②茅盾(1896—1981)—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I206. 7 - 53 ②K825.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4842 号

纪念茅盾诞辰 120 周年论文集

《茅盾研究》第 15 辑

主 编 杨 扬

责任编辑 曾 睿

装帧设计 刘怡霖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27.25

字 数 55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8260 - 6 / I · 1961

定 价 9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茅盾研究综论

划时代的矛盾

——1930 年代郑振铎对茅盾的评价	陈福康 / 003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黄 轶 / 008
茅盾与 20 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	阎浩岗 / 018
商务印书馆的用人机制与茅盾的成名之路	余连祥 / 027
鲁郭茅电影活动之比较	刘海波 / 038
论茅盾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呈现方式	陈志华 / 048
论文本细读在茅盾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蔺春华 / 055

茅盾与上海

城市生活与上海现代作家

——论茅盾与上海	杨 扬 / 065
----------	-----------

功利性与艺术性

——论茅盾《子夜》与穆时英《中国行进》的都市抒写	杨迎平 / 073
--------------------------	-----------

茅盾与上海文化：兼论作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命运选择

及其历史遗产	宋炳辉 / 085
--------	-----------

左联时期的茅盾与瞿秋白

——从迎合到疏离的心路历程及其根源解析	田 丰 / 091
---------------------	-----------

再谈茅盾在上海的若干事迹

康 锋 / 105

追求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茅盾与淞沪抗战的行与思	欧家斤 / 115
---------------	-----------

作品研究

《子夜》所描写的民族工业困境原因的经济视角考察	钱振刚	赵丹	/ 127
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	妥佳宁	/ 134	
1930 年前后的中国经济背景与《子夜》的创作	邬冬梅	/ 149	
当下都市语境中 1981 年版电影《子夜》再审视 ——兼与小说《子夜》比较	左怀建	/ 156	
试论茅盾对左翼文学的贡献 ——以创作《子夜》、《徐志摩论》为例	孔海珠	/ 162	
游移的官商与盲动的农工 ——《动摇》中的商民运动与工商冲突	罗维斯	/ 166	
茅盾《虹》简论 ——“青年成长”与现代“诗史”	陈建华	/ 179	
茅盾早期文学观、创作及其影响(1919—1929) ——兼论《读〈倪焕之〉》	周晓萍	/ 192	
多多头是一个“新农民”？ ——由茅盾“农村三部曲”看“革命农民”及其他	朱献贞	/ 201	
论《水藻行》的自然风景与世态风情	阎奇男	/ 203	

地域与文化生态研究

茅盾与中国大西北的结缘	李继凯	李国栋	/ 213
茅盾西北之行的偶然性和重要性 ——从未收入《茅盾书信集》的一封佚信说起	张复	/ 221	
茅盾评论云南文学青年作品 ——纪念茅盾到上海百年	吴从发	/ 231	
简论《文艺阵地》里的书广告	周景雷	汪帅	/ 236
沈雁冰与 1920 年代的文学生态 ——以编辑《小说月报》期间的文学行为为中心的考察	谢晓霞	/ 246	
论作为《新青年》同人的茅盾	火源	/ 254	
茅盾在抗战时期的编辑活动	钟海波	/ 260	

如何继承与怎样超越
——对“茅盾传统”的当下思考

李 明 / 267

性别研究

- | | |
|-----------------------------------|-----------|
| 女性书写：大革命的风流与绝响 | 颜同林 / 281 |
| 生命体验的艺术书写
——《蚀》与《子夜》中的悲剧男性形象分析 | 张 引 / 292 |
| 对话性与现代性
——试论茅盾《野蔷薇》中的性别意识 | 朱 斫 / 300 |

茅盾与外国文学

- | | |
|-----------------------------|-----------|
| 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 | 赵思运 / 309 |
| 茅盾与斯特林堡
——从《茅盾全集》的两条注释谈起 | 杨华丽 / 323 |
| 茅盾翻译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 冯玉文 / 335 |

研究综述

- | | |
|--|-----------|
| “茅盾研究之研究”文章目录总汇
——关于茅盾研究论著的书评、书讯及序言汇编 | 陈芬尧 / 341 |
| 关于茅盾研究论著的书评、书讯及序言汇编 | / 367 |
| 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资料索引(2000—2009) | 肖 迪 / 392 |
| 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综述(2010—2017) | 巫 航 / 413 |

会议报道

- | | |
|--------------------------|-----------|
| 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张 玲 / 423 |
| 2017年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会在浙江传媒学院举行 | 李俊杰 / 427 |

茅盾研究综论

划时代的茅盾

——1930年代郑振铎对茅盾的评价

陈福康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1932年3月19日,郑振铎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讲演,题目为《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这次讲演在当时和后来有较大的影响。据我所知,有一份王俊瑜作的记录稿,不久即发表于当年5月1日北平的《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3、4期合刊上。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在5月2日第53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在十年以后,不做主人就做奴隶——郑振铎在北大演说》的通讯报道。7月1日北平创刊的《百科杂志》第1期上,又发表了许采章当时作的记录稿。

上海的《文艺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北平通讯】郑振铎最近在北大演讲《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大意说民六[按,即民国六年,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确定了新文坛的基础,他把自民六到民二十一这十四年中分四个时代叙述,即“五四”时代(民六—民十);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时代(民十一—民十四);“五卅”时代(民十四—民十七);茅盾时代。他以为从“五四”到“五卅”在文学上表现的是从普遍性的转到阶级性的,从个人的转到群众的,从幻想的转到现实的。他把第四时代定为“茅盾时代”的原因,是因茅盾的作品实可代表这时代艺术上的一般趋势和技术的进步。……

上述许采章的记录稿,后经郑振铎本人审阅,并收入其所著《痖偻集》一书中。《痖偻集》于1934年1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为《创作文库》第10种。郑振铎这样开始他的讲演:

这个题目包涵的范围太广,非短时间所可讲述,故只好简要地说一说。

题目既是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则宜包含下列三段:

1. 检讨过去新文坛的成绩;
 2. 说明现在新文坛的情形;
 3. 推论将来新文坛的趋势。
-

新文学运动,自民六迄今,才有十四年的历史,时期尚短,成就自然是浅薄得很——除去几篇有价值的著作外。然而确是转变最快,进步极速的一个时期。以

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十四年的时间，在社会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页，但以我国新文坛而论，则值得大书特书，今将其过去的成绩检讨一下。为说明便利起见，我把它分做四个时代。……

在讲到“茅盾时代(民十七—民廿)”时，郑振铎作了这样的论述：

自民十七到民廿，这三四年中，即以茅盾个人作代表，而名曰“茅盾时代”。在“五卅运动”后的这一个时代，亦正如“五四运动”后的那一个时代。后者比前者，艺术方面，均进步得多了。“五卅”时代投军的文人，这时又放下枪杆，提起笔杆，但前后的情形截然不同。此时有极丰富的经验，热烈的情感，是以前所没有的。这时文学理论上，有很多的争斗，各派均有鲜明的主张。此时的争斗，是带有阶级性的，完全为主义的斗争，与“五四”时代白话与古文之争，大不相同。很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解释文艺理论。前锋社则树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以反抗之；新月社亦有极露骨的反抗的主张。

茅盾在官方的通缉令下，改姓换名，蛰伏在上海闸北的一所亭子间（可恨日本这次“一·二八”的暴行，已把它化为灰烬），与鲁迅的住所，隔窗可见。他的最伟大的三部曲：

- 1.《幻灭》；
- 2.《追求》；
- 3.《动摇》；

即是蜷伏在里面写就的。三部曲的特点，在于把里面的人物型式化，正如屠格涅夫之幻想的型式化了俄国革命人物一样。这时的作家，才晓得把握住时代的中心点，而并给予文学以形式的转变。

“茅盾时代”这一提法，就这样首次出现于中国新文学史上。郑振铎认为，“五卅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代，可以命名为“茅盾时代”。这个文学时代的特点就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作家素养方面，一些人有了前人所没有的极丰富的经验和热烈的情感；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很多的论争，各派均有鲜明的主张，特别是很多左翼作家“以马克思主义解释文艺理论”。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当中，茅盾都是最杰出的代表。郑振铎尤其赞赏茅盾“最伟大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认为其特点就是“人物型式化”（即人物典型化）。他把茅盾的《蚀》三部曲与俄国的屠格涅夫的世界名著相比较，认为是“晓得把握住时代的中心点，而并给予文学以形式的转变”。

最后，郑振铎又推举茅盾为“有伟大的成功”的作家，而作为他的讲演的结束：

由“五四”迄今，不过十四五年光景，文学上已有这么惊人的进步。今年虽已过四分之一的时间，仍没有什么名著出世；但在余下的时间内，一定可以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不要零碎的写寄兴的文字，写了马上去发表。我们宁可如茅盾之十年不写，但一写即应有伟大的成功。

应该指出的是，郑振铎在作这次讲演时，茅盾的最高文学成就《子夜》还没有问世。但即使这样，具有敏锐的文学史家眼光的郑振铎，就已经宣告了“茅盾时代”的到来。还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在这次讲演中，其实也已涉及《子夜》。他在讲到中国新文坛的“今日”时说：“以今年——一九三二——算做今日，则新文坛的收获，实可悲观。今年的时间，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分之一，在这三个月里，我们没运动，没作品，这不是很可悲观的消沉吗？但从另一方面看，则可断定无庸悲观，因为现在正是新时代的开始。……不过最可痛惜的是：上海自‘一·二八’日本轰击闸北后，所有新出版物——无论是在租界或华界出版的，到现在一本也没有寄到北平来。商务印书馆的被毁，其他的损失不说，即以《小说月报》而论，不但印就而未装订的杂志被烧，且原稿亦化为灰烬。如……逃墨馆主的《三十年代》，描写‘五卅’后之时代的转变，也同罹兵燹。”这里说的“逃墨馆主的《三十年代》”，就是指《子夜》。“逃墨馆主”是茅盾原拟在《小说月报》上署用的笔名。《孟子》的《尽心》下篇云“逃墨[翟]必归于阳[朱]”，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而《三十年代》这个原来的书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茅盾《子夜》的原稿，正是《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亲自向他要来，准备在该刊上连载的。《小说月报》被日军轰炸焚毁后，读过《子夜》原稿前几章的人，除了作者自己以外，就只有茅盾的好友瞿秋白、郑振铎和徐调孚（《小说月报》编辑）了。万幸的是，原稿由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在烈火中抢救了出来，后来才得以在1933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子夜》出版后，郑振铎非常高兴，也非常关注读者的反映。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1933年4月10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的署名“云”（即吴宓）的《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的评论文章，就是当时在北平工作的郑振铎及时寄给他的。

1933年2月3日，鲁迅收到茅盾赠送的刚出版的《子夜》。作为茅盾的好友瞿秋白和郑振铎，也当在此前后收到他的赠书。2月9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里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鲁迅说的“他们”，就是左翼文坛的“反对者”；鲁迅说的“我们”，当然包括郑振铎在内。3月10日，瞿秋白写就《〈子夜〉和国货年》一文，经过鲁迅审定，请人誊抄，署上自己的笔名“乐雯”，发表于4月2日和3日《申报·自由谈》。文中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大概因为挚友瞿秋白已发表了这样精彩的评论，郑振铎当时就没有再写文章。鲁迅、瞿秋白当年的这些评论，凡茅盾研究者都是非常熟悉的。而郑振铎当年也与瞿秋白、鲁迅一样，为《子夜》的成功而自豪。

当时，郑振铎对茅盾的其他创作，也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1933年5月10日，朱自清日记载：“读茅盾《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及《右第二章》诸文。……振铎以为茅盾史事小说过于施蛰存；余谓若论手法，施之深入与细致远在茅公上也。”1935年4月20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中提到：“西谛[按，即郑振铎]以金枝之文而不悦，固在意中。以其素重茅公[按，即茅盾]耳。唯魏文悻悻之态

见于颜色，本非佳品，私意颇觉海上文坛都不过这么一回事，却不堪为外人道耳。”俞平伯这里提到的，是魏金枝发表在 3 月 5 日上海施蛰存与康嗣群合办的《文饭小品》月刊第 2 期上的《再说“卖文”》一文。由上引书信、日记可知，郑振铎在老朋友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面前，都是力挺茅盾的。

1934 年春，郑振铎在燕京大学还与博晨光、史蜜司等外籍教师一起，指导过该校英文系学生朱兰卿女士英译茅盾的《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喜剧》等四篇小说。这件事情从未有茅盾研究者提起过。这些茅盾小说的英译有没有发表过，也很值得查考。

同年 4 月 3 日，天津《益世报·别墅》发表署名“晓”的报道《郑振铎、杨丙辰、李长之、张露薇、吴组缃编辑〈文学评论〉》：“自去岁春季张露薇主编《文学月报》及谷万川等所编《文学杂志》出世以来，北平各文艺刊物随应声而起，有如雨后初笋，极盛一时。后各刊物相继夭折，文坛遂又寂寞多时。今春，郑振铎等在北平主编《文学季刊》，声势极大，文坛又呈一活跃之状态。惟内中颇多小丑怪论（如巴金之反对批评等），极为减色。近闻又将有一大型刊物出现，由郑振铎、杨丙辰、李长之、张露薇、吴组缃、季羨林、林庚七人主编，定名《文学评论》，每月一册，约二百页左右。第一期将于五月一日出版，内容极为丰富，有郑振铎之论文、杨丙辰之《文学—文艺—文艺科学—天才与创作》、李长之之《茅盾论》、张露薇之《现阶段的中国文学运动》等。创作甚多，约到稿件有吴组缃、张露薇、季羨林、林庚、张宗植等人之作品。其中吴组缃之中篇小说极有出色。末附书报评论、短评等篇幅甚多。现该刊已由北平‘大学出版社’付印，闻五月一日前即将出创刊号云。”李长之是郑振铎在清华大学的得意门生，他写《茅盾论》一定也得到郑振铎的指导。

1934 年 11 月 22 日，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该校新闻系学生婀丝的采访。郑振铎谈到了“中国文坛最近的趋势”，指出：“因（国民党当局）检查的严紧，发生两方面好现象：第一技巧更深刻，当年太阳社口号式的写法没有了，注重现实，以深刻老练的写作技巧来表现。第二利用旧传说，……中国文坛现在趋向新写实派，前不久农村问题作品很风行一时，但住在上海写农村，总不是办法。茅盾之农村作品，回乡下老家住半年才下笔，……很多人说中国文坛沉闷，没有伟大作品，中国文坛真沉闷吗？他们现在很努力写作。新文学运动才有多久时候！有鲁迅、茅盾等作品，我们也应自豪自足了。”这篇《郑振铎先生访问记》，后来发表于 12 月 1 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编的《现象》半月刊创刊号上，内容经过郑振铎审定，其中的评论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是郑振铎的佚文。“自豪自足”四字，与鲁迅、瞿秋白对茅盾的评价完全一致。

1934 年底，郑振铎又一次应邀赴北京大学作讲演，题目为《中国文坛之现状及今后之倾向》，其中又谈到茅盾的创作。可惜这次讲演没有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下来。据 1935 年 1 月 1 日天津《益世报·北平版》发表的《中国文坛之现状及今后之倾向——郑振铎在北大之讲演》（续），郑振铎在讲演中提到茅盾的《赵先生想不通》，认为“完全是用写《子夜》的方法”。

郑振铎与茅盾都是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都是新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郑振铎在“五四时代”是

与茅盾齐名的文学批评家,到1930年代又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因此,他对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我认为,郑振铎的《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的讲演,与鲁迅当年在上海所作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一样,都是有关新文学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文献。郑振铎在讲演中提出的“茅盾时代”,不仅深刻指出了茅盾在“五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代表,而且郑振铎这一论断本身在茅盾研究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而这一点,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似乎尚未得到重视,本人有鉴于此而撰此拙文。(顺便还指出,如此重要的郑振铎本人早已收入自己的集子的这篇讲演文章,在现在的《郑振铎全集》中居然漏收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黄 轶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选本,推进了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批评与研究。继 1920 年代周作人、茅盾等引进、界说“地方色”、“乡土艺术”等概念后,《大系》最终确立了作为类型研究的“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也呈现出鲁迅与茅盾的认识差别;《大系》对乡土小说文本的遴选、《导言》的批评推介以及《史料卷》对乡土小说家的评价,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凭;从《大系》可以看出编选者审美观与文学史观的异同,其中某些遮蔽、局限或偏见恰恰体现出“五四一代”在 1930 年代新的文化权力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对新文学正统地位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 乡土小说 鲁迅 茅盾 经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简称《大系》)为鲁迅、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即 1917—1927 年的理论和作品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赵家璧主编,于 1935—1936 年间出版。全书分为十大卷,由蔡元培做总序,编选人做每卷导言。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文学选本,《大系》与“五四文学”经典化和相关文学批评、理论、史观、流派、社团等经典地位的确立密不可分,《大系》自身的经典化也是“五四文学”经典化的一部分;同时,《大系》是“五四一代”在 1930 年代新的文化语境和文学权力话语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和界定对新文学正统地位和分裂重组后的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也体现了“五四一代”文学思想的内在分歧和前后变迁。就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而言,《大系》的乡土小说选编、乡土作家群和社团的初步划定、乡土批评的展开都对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研究有推进之功。

一、《大系》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说及其意义

20 世纪 20 年代先后有周作人、茅盾、郁达夫等对“地方色”、“地方文艺”、“乡土艺术”、“农民文学”等概念予以引进、提出或界说,以消解新文学的“欧化”问题。^①但是,“乡土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术语,一般认为是在《大系》中正式界定。“乡土文学”概念的厘定,奠定了将“乡土文学”作为题材类型研究的基础。

^① 参阅黄轶《“欧化”、“地方色”与“世界性”——论“五四”乡土批评理论的初创》,《鲁迅研究月刊》2015 年第 8 期。

鲁迅主编的《〈大系〉小说二集》，其《导言》洋洋洒洒，细致缜密，见解独到深刻。在《导言》中，他总结了“五四”乡土小说的成就及其流派，以比较的方法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定义了“乡土文学”的概念：

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①

鲁迅这里对“乡土文学”的概括突出了几点：一是乃“侨寓者”也就是离乡寓居城市的人们所写；二是无论主观与客观，都要抒发“乡愁”，“乡愁”是作者的创作动因和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三是应该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炫耀他的眼界”，而“异域情调”一个方面是“地方色彩”，另一个方面也是显示与“此在”的对照，隐含着知识分子对“故土”或者美学意义上的“故乡”一种人道主义的忧患和关怀，这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母题。所以，鲁迅是以“异域情调”为标准来将“乡土文学”和“侨民文学”做区别，显现了鲁迅的理论意识。

为了充分传达何为“异域情调”，鲁迅接着以塞先艾作品的艺术特征为论说对象，指出：“塞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正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景是一样的。”“老远的贵州乡间习俗的冷酷”、“冷酷中的母性之伟大”，这既是“乡愁”所寄的“异域情调”，而作品之所以能够让“非老远的贵州”的读者产生共鸣，乃是不同地域的“冷酷”可能千万种，但不同的地域作家在描写中同样寄予了“乡愁”。在这里，鲁迅特别点醒了“乡愁”是乡土小说重要的美学内涵。鲁迅又以许钦文为例，写道：“许钦文命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鲁迅借许钦文再次道出乡土文学是作者“到异地”、写关于故乡的“回忆”的一类题材创作。

也可以说，鲁迅这篇《导言》客观平实地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但是并未能有意识地从学理上进行深刻而系统的界定，而是在评论某些作家作品的过程中“顺带而言”。所以，第一，《导言》将“乡土文学”与“侨民文学”相对照提出，没有做出明晰的理论阐释，确实有些唐突和不周延；第二，《导言》过分强调了“乡土文学”乃知识分子离开故乡后的“回忆”之作，未能涵括另外一些类型的写“土地”、“乡下人”的作家或作品。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版。

在《大系》的《〈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宏观上考察了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发展状况，评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和乡土文学的作家作品，但他并没有明确厘定“乡土文学”的概念。这可能因为在 1920 年代乡土小说批评理论初创时期，茅盾已在《民国日报》中李达、刘大白编写的副刊“文学小词典”栏目里编辑了“地方色”、“乡土艺术(Heimatkunst)”词条，还引进了“乡土小说(Dialect Novel)”这一术语。^① 在富有理论自觉的茅盾看来，到 1930 年代初“乡土文学”已然是个不证自明的批评概念。不过，经过《大系》编纂后的再思考，也对照 30 年代“乡土文学”写作的发展状况，1936 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深化了自己 1920 年代关于写“农民生活”的文学重在“农家苦”^② 和“地方的色彩(local color)”,^③ 的认识，将作家抱持“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抒写“命运的挣扎”置于更高的位置，批评了重“风土人情”而轻思想内容的倾向：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④

与鲁迅的提法相比，以社会—历史批评为鹄的茅盾其界说揭示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异域风情”只是“乡土文学”的“表相”而已，其核心的问题则是蕴藏在文本背后的观念，观念具有辖制的能力，决定了这一文学文本到底具有怎样的深度和对社会解释的有效性。所以，如果说鲁迅意在审美层面的“异域情调”及其作家寄予的人道关怀，而茅盾直接将价值层面作为核心问题看待，而非“乡土文学”重要艺术特征的“异域情调”，这体现出现代文学史上两位重要的文学家在理论认知上的歧见。鲁迅虽然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领导者，参与形塑了文艺大众化以及阶级分析的文艺批评观，但是在编选“纯文学”的《大系》时，还是力图超越一些时代纷扰和定论，毅然决然地维护文学的标准，这其实含有“五四”时过境迁后鲁迅对那代文学的敬意；而茅盾是一位富有理论自觉的文学家、批评家，自加入文学研究会以后一以贯之地坚持其“社会全息”式的文学理想和批评观，对“乡土文学”内涵的把握更加趋于理性。

总之，鲁迅在《导言》中正式界定“乡土文学”与“侨民文学”的差别，揭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间乡土小说的含义和特点，为以后众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援引，为“乡土文学”作为一种类型研究打下了基础。

^① 参见 1921 年 5 月 31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文学小词典”词条。相关分析参阅黄轶《“欧化”、“地方色”与“世界性”——论“五四”乡土批评理论的初创》，《鲁迅研究月刊》2015 年第 8 期。

^② 朗损(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1921 年 8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8 号。

^③ 慕之(茅盾)：《落华生小说〈换巢鸾凤〉“附注”》，1921 年 5 月 10 日《小说月报》。

^④ 蒲(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第 6 卷第 2 号，1936 年。

二、《大系》对乡土作家的集中推介与作家群、社团和流派的文学史叙述

《大系》集中推介了“五四一代”乡土作家群体和流派，并为部分乡土小说家立传，这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的依凭，直接推动了现代乡土小说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化。茅盾编选的《小说一集》主要收录文学研究会作家作品，也有1926年以前《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散见的八篇作品；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收录除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两大社团之外的其他新文学作家作品，例如《新潮》早期作家群小说，弥撒社、浅草社、沉钟社、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等小社团成员的小说；郑振铎编选的《小说三集》收录创造社作家作品。其中，乡土小说主要收集在《一集》和《二集》中。

《小说一集》收入了潘训的《乡心》，王思玷的《偏枯》、《瘟疫》，徐玉诺的《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彭家煌的《怂恿》、《活鬼》，许杰的《惨雾》、《赌徒吉顺》等一批乡土小说。茅盾撰写的《导言》视野宏大，史料翔实，论证清晰，结构严谨，尤其是对于文学研究会的筹建、文艺活动和各省地文学社团创建和刊物创办、活动等第一手资料的辑录非常翔实，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重要依据。茅盾将1921年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前后期分界点，认为前半期是“寂寞而单调”，但之后无论是题材的拓展还是表达的深入都有了不少新的东西，尤其是一群青年作家把文坛装点得“顿然有声有色”。但是他还是遗憾地指出，“新文学运动”“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现实主义的实；我们的初期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时候全般社会机构的；虽然后半期比前半期要‘热闹’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会动态仍然不能在文学里找见”，究其原因，那便是“生活的偏枯”导致的“文学的偏枯”。^①茅盾在对新文学十年发展总成绩进行总结概论的基础上，用批评家、理论家的眼光来编选评价1917—1927年间各种题材小说的创作，再一一节点评文学研究会各题材小说取得的实绩，对于乡土题材写作也予以足够关注。《导言》第八节专门讨论描写农村生活的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正是由于茅盾的推重，大家不仅对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有了一个群体性、全局性认识，而且使得一些在第一个十年时小有成绩、但后来“消失”了的作家得以被“保存”，并呈现出他们文学魅力的一面，这为后来研究现代文学批评史和乡土小说史的学者提供了权威性的“作家群”参照。

茅盾给“久已不见”了的作家王思玷比较多的文字，肯定他是“有才能”的作者，并评介其四篇小说。《偏枯》和《瘟疫》这两篇乡土小说，前者是写一对贫农夫妇卖儿卖女瞬间的悲痛，作者以“冷观”的态度描写这一人间悲剧，每个人物都写得如从纸背跃出来似的，茅盾认为此篇在其所有创作中“技巧上最为完美”；后者利用“幽默”的手法极写了小村居民如何挡丘八太爷的驾，揭示军阀铁蹄下的山东老百姓怎么害怕兵。正如茅盾所言，这“幽默”如讽刺画，有些过头就变得近于“谑”，因而写得不大近真实人情。对于“有满身泥土气的从乡村来的人写著匪祸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第12~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影印本）。